发掘古丝绸之路上的宁波故事

本报今起推出“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”系列报道

如果您发现有价值的线索，请联系我们！

寻访 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

本报讯（记者 杨静雅 孙美星） 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，绵亘万里，贯通古今。日前，习近平主席在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到，宁波等地的古港，就是记载古丝绸之路这段历史的“活化石”。宁波都有哪些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华的历史印迹？而今的宁波人又怎样在这些印迹上续写着辉煌？从今天起，本报推出“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”系列报道，寻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宁波故事。

一千多年前，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帆影苍茫，舟楫相望。一艘艘商船从宁波出发驶向世界，将宁波的青瓷等特产送往异国他乡。

宁波不仅是特产的输出地，而且是中转地，来自我国内陆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物资通过宁波销往环王（越南）、室利佛逝（印尼巨港）、占卑（苏门答腊）等地，而东南亚、西亚诸国的砂金、药材、香料、珠宝、象牙、犀角等珍品经由宁波销往我国内陆。

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，不仅有物品的交流，更有工匠、医生等技术人员的往来和技艺的传输。一批批身怀绝技的宁波匠人，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渡重洋，向世界展示宁波制造的魅力。明州的石刻匠人把精湛的石刻技艺带到日本，至今在日本福冈、奈良等地留下不少精美的石雕；居住在月湖畔的宁波酱菜世家远赴日本开酱菜工坊，以宁波味道和宁波诚信敲开了日本皇室的大门，成为皇室酱菜供应商；宁波的医生也曾远赴菲律宾，在当地悬壶济世、治病救人。

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，不仅有技术人员的往来和技艺的传输，还有文化的交流。佛教也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宁波，而宁波的布袋弥勒通过海路传往日本，成为备受民间喜爱的“七福神”之一。

在来来往往中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宁波，留下了诸多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旺发达的印迹。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这些印迹的前世今生，本报和宁波市社科联、宁波文化研究会共同推出“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”系列报道。本报记者将发扬“走、转、改”的优良作风，深入一线，寻遗迹、访专家、查古籍，为您讲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彩宁波故事。

如果，您家门口有一块记载古代国际贸易盛景的石碑，如果一本古书里记载着一段先民东渡创业的故事，如果……只要您觉得自己所见中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元素，都可以拨打电话87777777告诉我们，也可以发电子邮件至yjy@cnnb.com.cn。我们将带着专家一起前往，解开其中的谜团，丰富“一带一路”上的宁波故事。

本报邀请多位宁波知名文史专家在张苍水故居召开研讨会。

被誉为“一带一路”上的“活化石” 宁波实至名归

本报昨邀请文史专家细数宁波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印迹

“港通天下，转运南北”的宁波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。月湖畔江南唯一的高丽使馆，鼓楼边规模宏大的永丰库遗址，上林湖的越窑青瓷古窑址……众多历史遗迹，见证了宁波古代对外贸易的繁华。

在宁波还有哪些值得去探访的古丝绸之路印迹？昨天，本报邀请多位宁波文史专家，在张苍水故居召开了一次“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宁波活化石”研讨会。在专家们的讲述中，一幅恢弘历史画卷徐徐展开。

宁波对外交流的足迹 不仅仅在东亚，还遍布全球

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，宁波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从未停止。从古老的明州港出发，船舶一路向东，可以到达日本的博多岛，向东北方向，可以到达朝鲜半岛。在昨天的研讨会上，专家们纷纷表示，宁波通过古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足迹，不仅遍布东亚，还遍布世界。

宁波民间文保专家杨古城介绍说，据《宁波港史》记载，北宋时西亚的波斯商人经常来宁波做生意，当时的政府还专门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一个“波斯馆”，原址就在如今宁波二百附近，波斯巷也因此得名。宁波市区曾出土过波斯陶器，也是波斯人在古代宁波生活的证明。

自唐代开始舟山归属宁波，舟山的海上贸易日趋繁荣。《鄞州文史》主编戴松岳介绍，明嘉靖五年，葡萄牙殖民者曾侵占舟山的六横岛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——双屿港，时间长达22年。当时在双屿附近居住的外国人，除葡萄牙人外，还有日本等十多个国家的商人，多时达3000人左右。

宁波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足迹，最远到达非洲大陆。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如安说，古时候慈溪上林湖畔的越窑青瓷的贸易范围，就遍及亚非各国沿海主要港口与城市。丰富的越窑青瓷海外遗存，勾勒出唐宋时期越窑“海上陶瓷之路”的交通路线轮廓。古老的越窑青瓷除了曾出口到日本和朝鲜半岛，还远至南亚、西亚乃至东非等地。在菲律宾、印尼、泰国、巴基斯坦、伊朗、埃及等国，均有越窑青瓷出土。

宁波对外交流的内容 不仅仅是物品，还有工匠

古往今来，除了茶叶、青瓷外，宁波的梅园石也早早走出国门，远渡重洋。至今留在日本东大寺正门前的一对石狮、般若寺的十三重石塔等都是由宁波石匠用梅园石雕刻的，已是日本国宝级文物。同时，更多的梅园石被从宁波港出发的各国船只作为压舱石使用，源源不断地去往异国他乡。

杨古城老先生刚从日本考察回来，他告诉记者，过去，大家只知道宋代以后宁波跟日本交流频繁，其实，日本在遣唐使时期就与宁波有来往，这说明宁波在与日本、韩国交流中的地位非常重要，“在古代，沿海前往日本的海上航路中，从宁波出发最近、最方便也最安全。从唐代开始，日本遣唐使到中国前后有19批次，其中有9批从宁波登陆或从宁波离岸返回日本。”

这次，杨老先生去的福冈、奈良、京都等地，都看到了众多宁波遗迹。如福冈市宗像大神社，收藏有宋代明州梅园石雕刻的阿弥陀经石碑、梅园石狮子；在奈良，留存的印记更为丰富，奈良与宁波交流始于唐代鉴真，宋代明州工匠还重建了日本东大寺。

“1167年，日本僧人重源入宋，当时的阿育王寺破坏年久，重源曾两次从日本运送木材赠与阿育王寺。”杨老先生说，在东大寺大佛殿及多处堂塔被焚毁后，受命重修东大寺的重源，把中国的石雕技术和样式引入日本，他启用宋人陈和卿为指挥，铸佛造像，后来又聘请明州石匠伊行末等人，最终才使重建工程得以顺利完成。

“不得不提到的是，明州石匠伊行末完成东大寺援建后，携家眷在日本定居下来，后来就有了在日本赫赫有名的石匠家族。”《鄞州文史》主编戴松岳说，伊行末逝后，后人继承其石刻风格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伊氏石刻流派，即日本石刻工艺史上的“伊派”。

宁波对外交流的领域 不仅仅在贸易，还有文化

公元992年，北宋在宁波设立了海外贸易机构（市舶司），以此管理沿海贸易和控制朝鲜及日本的海上贡税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其专著《宋代江南经济史》和《宁波及其腹地》中说，在蒸汽船出现以前的船运方面，宁波港是中国（东部沿海）中部的第一个商业性海港。

宁波文史专家邬向东对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，作了一个空间上的描述，“东出大洋、西连江淮、转运南北、港通天下”，也就是说，宁波作为贸易港口，提供了河海联运、接轨内外贸易的黄金水道与优良港埠，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枢纽，同时，也是世界货品进入中国的大门。

当然，宁波对外交流的领域不仅仅在于经济贸易，还包括文化。比如，位于柳汀街现佛教居士林址的四明驿，是日本勘合贸易船赴京进贡的起程站和其返国补充水源的基地，其中不少日本遣明使，入明后与宁波文士密切交流，切磋书画艺术与文化习俗，并留下不少墨宝。

张如安教授则表示，说到宁波人对外的文化交流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，朱舜水。

“朱舜水是余姚人，著名学者。清兵入关后，他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，南明亡后，东渡定居日本，在长崎等地讲学，传播儒家思想，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。”张教授说，朱舜水的德行、学问，在日本得到了礼遇，被尊为“胜国宾师”，他在日本的大批学生，日后都成了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，以“舜水学”为宗旨的”江户学派“，深深地影响了明治维新，为日本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作出了贡献。**记者 王思勤 孙美星**